

张
颂
甲

草
山
风
风
雨



众





张 颂 甲

草 岚 风 雨

群众出版社·1986年·北

草 岚 风 雨

张 颂 甲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62千字 插页7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05 定价：0.75元

印数：0001——6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部回忆录叙述了作者解放前夕在北京草岚子监狱里的一段生活经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大人民的残酷镇压和迫害，歌颂了爱国青年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正义斗争。本书还对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作了澄清，有一定革命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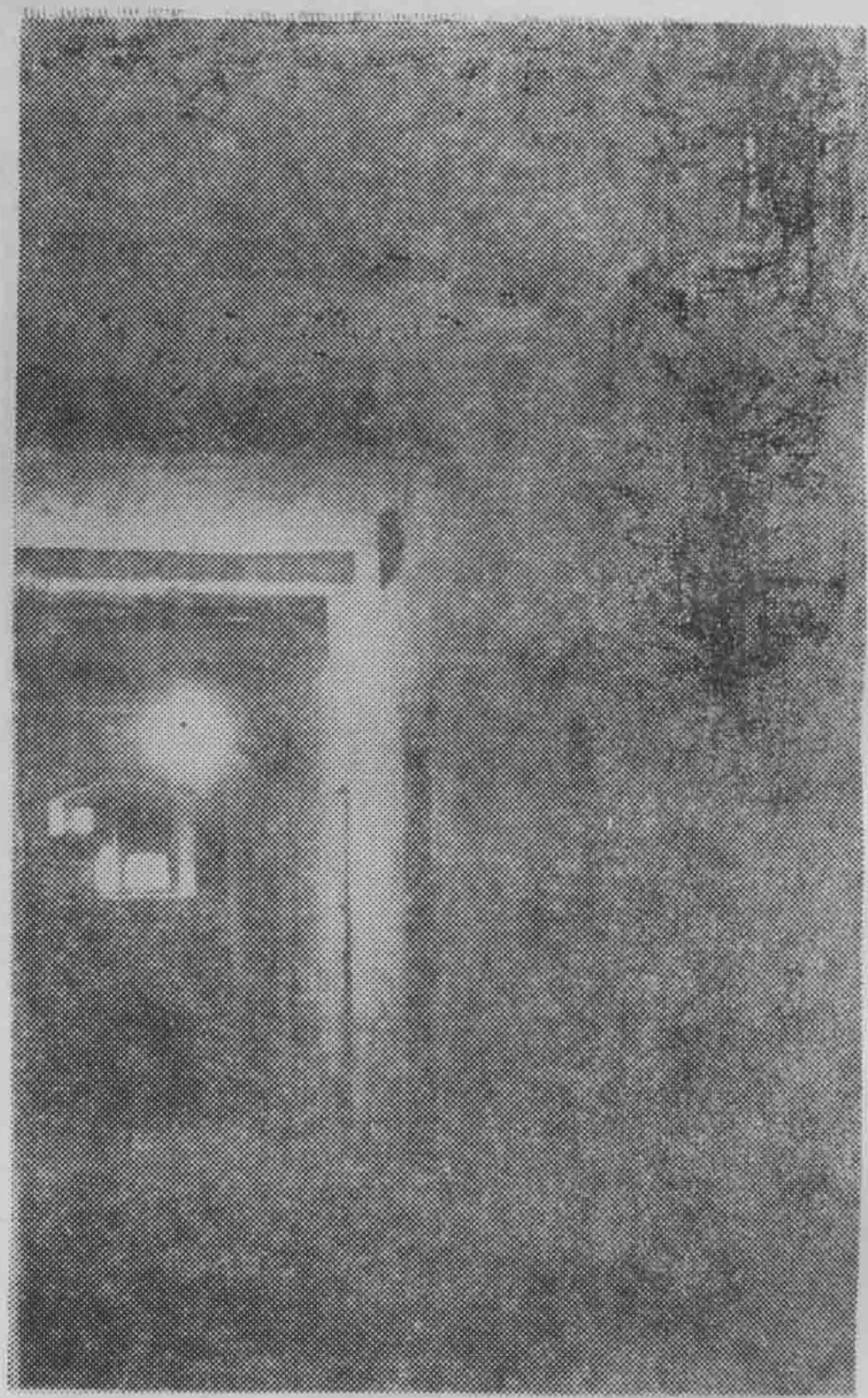
草岚子监狱遗址之一：原特刑庭看守所当局办公楼，位于监狱中央。



草岚子监狱遗址之二：特刑庭看守所乙监牢
房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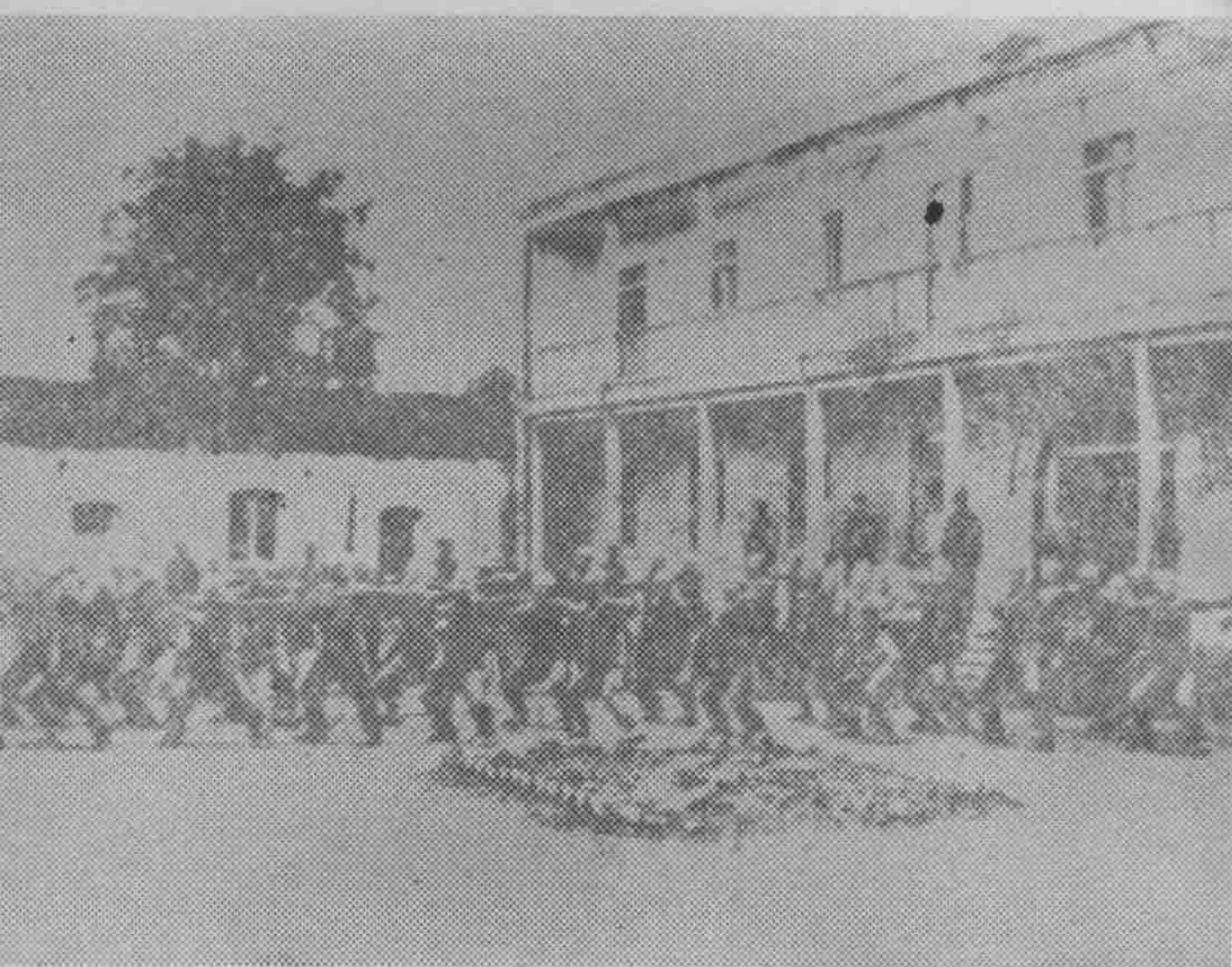
草岚子监狱遗址之三：特刑庭看守所丙监牢房外景。



草岚子监狱遗址之四：看守所牢房内之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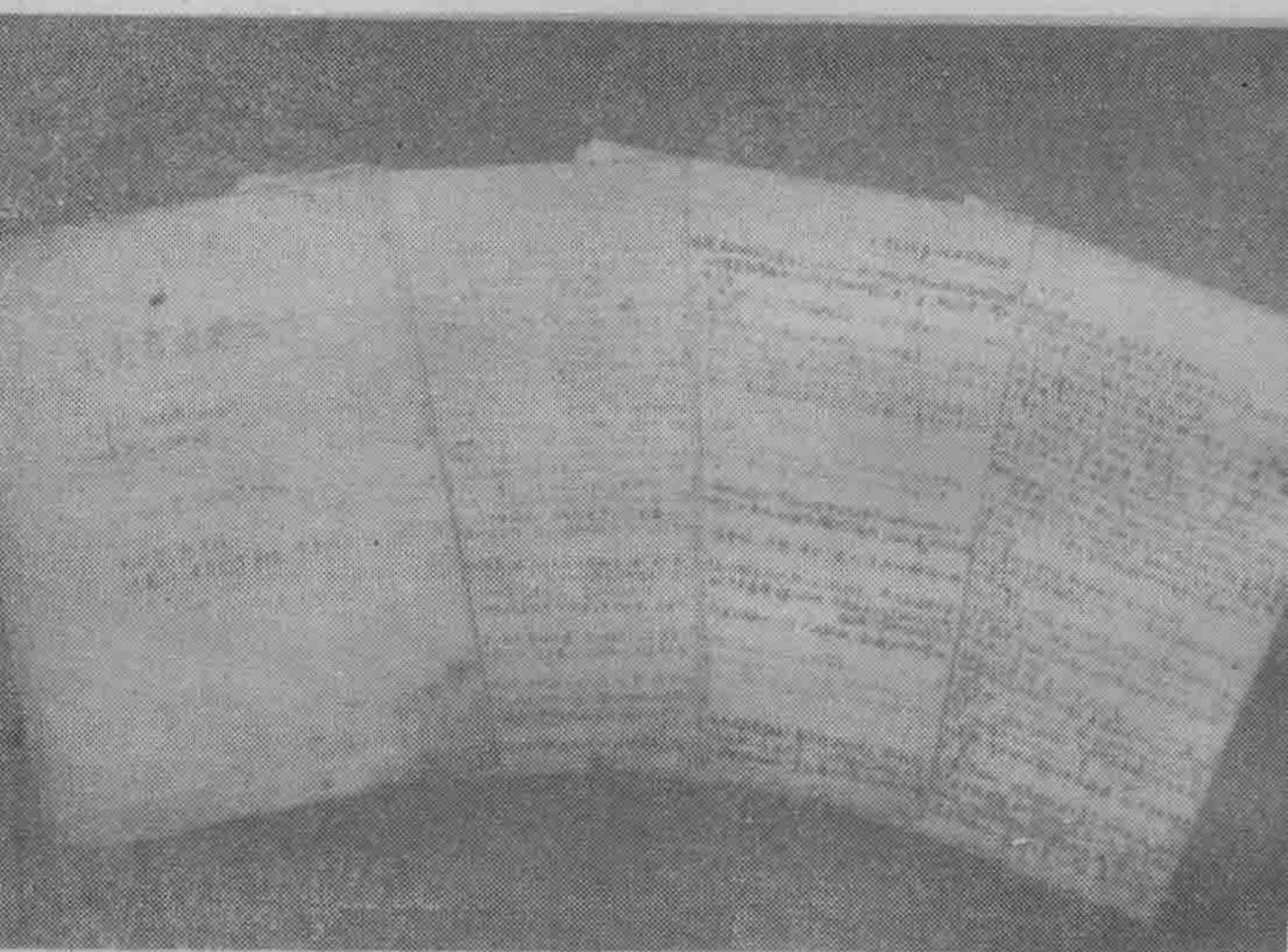
草岚子监狱遗址之五：看守所牢房外形。



三十年代被囚禁于草岚子监狱的革命同志，
利用“放风”的短暂时间，在院子里练拳锻炼身体，
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北京解放后，三十年代曾被囚禁于草岚子监狱的革命同志在修缮后的原监狱旧址合影，第一排右起：冯基平、薄一波、徐子荣、安子文、刘澜涛、刘昭、王鹤峰、胡锡奎、杨献珍、刘子久。



作者于一九四九年初出狱后所写之回忆录原稿的一部分。

目 录

序.....	杨献珍 (1)
国民党北平特刑庭的最后一幕.....	(1)
一 被捕初审.....	(1)
二 镣铐入狱.....	(6)
三 难友关怀.....	(11)
四 饱经折磨.....	(16)
五 牢房共话.....	(19)
六 监所怒吼.....	(23)
七 忍受煎熬.....	(29)
八 提起公诉.....	(33)
九 形势好转.....	(38)
十 可笑传讯.....	(41)
十一 冻饿交加.....	(46)
十二 二次过堂.....	(49)
十三 听到炮声.....	(54)
十四 拒绝自白.....	(59)
十五 反抗放逐.....	(64)
十六 允许接见.....	(67)
十七 急转直下.....	(70)
十八 具保疏散.....	(72)
十九 跨出牢笼.....	(74)
二十 写在文末.....	(77)

三十年代一场艰苦卓绝的监狱斗争 …… (80)

杨献珍同志谈三十年代

草岚子监狱的斗争 ……杨德华 (87)

附录：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

——孔祥祯同志谈“六十一人”

出狱 ……石肖岩 (93)

后记 …… (104)

国民党北平特刑庭的最后一幕

一 被捕初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我正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突然被国民党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做为“匪特职业学生”嫌疑犯拘捕了。

北平特刑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疯狂镇压人民的对外公开组织。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随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相继成立特刑庭，专门审理所谓“危害民国”的政治犯和重要的经济犯。

北平特刑庭设在中南海内一所旧王室院落里（一九四八年底北平解放前夕，迁到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大门有国民党兵士站岗。身穿黑色制服的法警出出进进，显得异常忙碌。下午三点多钟，我被持枪的法警带到候审室里。

这事真有点蹊跷。我从广州中山大学辍学回

到北平才不过两个多月，在师范大学入学后，还没来得及参加任何进步学生社团（按：在国民党特务眼里，一切进步学生团体都是“危险”的。当时是“八·一九”大逮捕之后，北平学生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学生社团较少活动）。我在校内又没有什么其他活动，加上我平常不大喜欢讲话，同学之间相识的寥寥可数。那么我究竟犯了国民党的什么王法，他们为什么要拘捕我呢？这个问号，一直到我站在特刑庭检察官面前时才得到了解答。

原来是为了一封信！

我写的一封私人信件，在邮寄过程中，不幸被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检获，他们咬定我“通匪”；大概考虑到我是在校的大学生，不便秘密逮捕，所以这个案子由警备司令部移送到特刑庭审理。

检察官问完了我的姓名、年龄、职业以后，把脸色一沉：

“你认识张修德吗？”

“认识，我们是在四川国立十六中学初中分校的同学。”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河南开封。”

“你给他去过信吗？”

“过去我们时常通信，开封失守（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说开封解放）后就音讯隔绝

了。

“最近你给他写过信没有？”

“大概一两个月前写过。”

“到底是什么时候？”他焦躁地问。

“朋友间互通书信随随便便，况且事隔一两个月，准确的日期我说不上来。”

“好！这里有你写给他的一封信。”他打开手头的卷宗，拿出一张红色十行纸，上面抄录着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是一封书信的抄件。他只让我看了开头的两句：“收读×月×日来书，真是一字一泪，不忍卒读。”收尾的最后一句：“我转学到师大已经成功了。”

“是不是你写的？说！”他那暴戾的眼光逼视着我。

经他提醒，我一下子记起来了。那是开封第一次解放时。这个古城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不知多少无辜的人民丧失了生命，多少善良人民倾家荡产！这一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是不会透露的。修德的来信，却详尽地把他目睹的惨状写下来了。读了他的信，我一时控制不住情感，就奋笔疾书，从开封的易手，说到内战问题……对国民党的仇恨，对共产党的热爱，象一股激流，从笔底下倾泻出来。当时我没想到竟会招致这样的后果！

我毕竟是善良而幼稚的，不敢在这个刽子手面前撒谎。此时此刻，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敌